# 【妻子的破坏（1-4）】【完】

此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然有加工成分，而且我本人也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当然是男性角色，不是苦主，不是黑人，不是变性人，呵呵，不剧透了，大家慢慢猜。

动笔之前想写写这些年对色文的一些看法，尤其是最近比较流行的绿文和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调教文。

每个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或者说载体都有它的生命力，跳出Ｈ界，在普遍的社会中也是这样，世界上刚出现照相机的时候人们认为绘画艺术将不再有活力，可是现今世界上哪个摄影作品可以比达芬奇的作品更值钱？因为绘画里面有作者可以表现的东西，作者的情感，技巧，领悟都可以发挥出来，而摄影师只能挑选别人表现的东西来定格，文学作品相对影视作品也是一样，影视作品无疑是非常直接的，也是比较休闲的，没那么累，可是影视作品的表现张力就没有文学作品那么丰富，比如文学作品中美女总是让人浮想联翩至于长什么样，我们没法具象化，那么就无法超越，那她在我心中是最美，而电影中演员选好了还可以选不好甚至会让人连接下来的剧情是否忠于原着都产生质疑。当然摄影艺术有瞬时定格和完美表现的优势，影视作品也有它直观和具象的好处，这里不多废话，毕竟咱这是右下角，回到Ｈ范畴，我前面这么说意思不是我不看ＡＶ，只是我看小说也跟诸位同好一样喜欢有个想象的空间，书中出现的美女，美到什么程度，冷艳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在头脑中自己发挥。亦或者男人的阴茎有多么巨大我们可以形容而ＡＶ中很少有符合那个尺寸的男优。再者就是心理描写，ＡＶ中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描写但是太少，而作为一个有经验的Ｈ爱好者，一味的抽插２０几分钟其实是很无聊的，至少我还是追求某些刺激的剧情，所以从无码到有码到卡通，都是在追求情节，那么在小说中就可以很好的满足我们。后面我会专门对Ｈ文的一些大神致敬。

好，说回色文，整体说比较优秀的色文都是很注重心理描写的，一个女人如何由清纯到淫荡，这个堕落的过程一定要刻画而且心理描写一定是重中之重，否则就会出现像某些色文，开始写女主的时候很好很详细，冷艳啊，刚强啊，对手插的时候也反抗的很激烈，我这边刚一脱裤子，那边女主已经开始浪叫了，各种大鸡巴哥哥，插死我吧之类的，我马上提起裤子换一篇，然后有时候反复多次。这样给我的感觉不像某某某女堕落，而是某某某男招妓。所以文章嘛细不细看心理。

还有就是逻辑，因为逻辑决定了作品是否现实，是否现实就决定了读者是否有代入感，这尤其对绿文是很重要的，有些文写的就像科幻或者玄幻小说，基本男主想插谁插谁，插了之后女主基本就跑不掉，插一次不行就两次，或者三次，然后女主就被搞定了，和逻辑吗？我玩电车只狼还用了一晚上时间呢。难道女主被搞了一次下次还会上当？而且女人的性高潮不是家伙大一顿插就能得到的，而且马上就为之上瘾，然后调教终了。所以文章有没有诚意看逻辑。别拿读者当小学生，看见省略号就能撸一管。

当然还有场面描写，不过这个我也不是很擅长就不说别人了。

最后想说说新意，其实从十几年前的大大的警探姐妹花开始我就觉得调教文很刺激，到了尼玉大神美少妇的哀羞基本上已经是调教的百科全书，所以从调教手段上我想我会做一些创新但是想超过前辈们我没那个把握，只能说尽力。

妻子的欲望流域风大大的心理刻画，逻辑，情节让我折服。

那么心理描写的创新想超越各个大神也不太可能，我这次准备大量用间接的描写来表达女主的心理变化，这样可能给大家想象的空间更大，确不知道大家喜欢与否。全做抛砖引玉吧。

第一章

点一支烟，深深的吸入，缓缓吐出，使得烟雾中有害的物质在我的肺里停留更久，烟，是令人着迷的，因为毒跟瘾并存，它让你愉悦的同时也带给你毁灭，正如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物，正如性。

两分钟以前在小月的尖叫声中我将精子射进了在我的阴茎跟她阴道壁之间的避孕套里，然后我麻木的听着小月对我的赞扬。

“大哥你太猛了，每次都插到我小逼心里……”

我没有回答，只是回以微笑，小月很漂亮，至少让我觉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不应该做妓女，可是美丽的事物却很悲哀的天生具有吸引某些力量的特质，所以美丽的事物总是最先被征服，被摧毁。美丽的小月无疑已经被征服，当然不是被我，商海经营多年的我还是很容易能分辨出刚才她的尖叫并不是因为我带给她高潮而是收到我的钱之后作为妓女的职业表现，真正征服小月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生活的压力，也许是道德的崩坏，也许是……但是我想不会是性快感本身，因为跟妻子结婚这么久，她对性爱的无所谓让我真的不认为一个女人可以因为性而改变性格，改变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人格。而小月现在却可以微笑着舔任何一个陌生人身体的任何部位，表情陶醉，亦或者被陌生的阳具抽插的时候虽然匆忙的没有前戏很可能也没有快感可是还是会发出能欺骗大多数男人的呻吟并说出让很多男人听了都会脸红的污言秽语。

“大哥，看你来的这么频，怎么不找个女朋友啊，是不是不想一棵树上吊死喜欢换口味啊！”

不得不说，小月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４５分钟的钟我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她没有起身就走，穿好衣服之后开始跟我攀谈。

“我来照顾你们生意不好吗？”我敷衍着。

“呵呵，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跟你熟了才多说几句的”她说的是实话，在这个世界上最现实的行业里时间就是金钱，她已经完成了工作，完全可以打个招呼走人，没必要跟我在这废话，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想是否要跟这个跟我发生过关系而生活中又绝对没有交集的女人倾诉一下呢？

我慢慢的拿出烟盒，打开，里面有妻子的照片。翻转过来递给小月看。小月拿到烟盒，看了一眼，马上瞪大了眼睛。

“哥，这是谁啊这么漂亮。”

是的，我的妻子，绝对的美女，小月也称的上是美女可是比起我的妻子却如繁星比皓月，照片里的妻子穿着短裙，露出长长的美腿，妻子的腿的比例并不像亚洲人小腿比大腿短而是欧美人种那样小腿比大腿更长，加上黑色高跟凉鞋的衬托，我相信很多男人看了她的腿就已经忍不住要射了。

“这是我的妻子。”我回答说。

“大哥你也太不知足了，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嫂子还出来玩，我要是你啊，有这么漂亮的老婆每天操都操不够。”

她说的没错，我又何尝不是这么想呢？可是我的苦衷又有谁能知道。男人有个漂亮的老婆确实很让人羡慕。可是当这个男人并不能征服他的女人的时候男人就会觉得很耻辱，所谓的征服就是在床上满足她。我的妻子从小就受到家里很传统的教育，对男女之事总觉得是比较不正经的，就算是结婚了，跟自己的丈夫也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才会涉及到性交。上学的时候我跟她是同一个学校的，那时她也曾经有过男朋友，但是后来都分手了，原因基本上都是她根本不让男生亲近，她甚至说过结婚之前连接吻都不可以，最多是牵手。甚至有个自以为很懂女人的男生以为她是欲拒还迎，欲擒故纵，所以手上稍微用了点力，想抱紧她然后趁机亲嘴，结果被她把手腕扭脱臼，毕竟业余女子自由搏击全市第一的妻子不是一般男人能打的过的。也正是练习自由搏击的关系老婆的身材非常匀称全身没有一点赘肉当然更没有足球，举重运动员身上那些让人看了难受的肌肉块，而胸部的浑圆，臀部的结实更让她的身体富有一种青春的气息。

后来我之所以能娶到她，其实是汲取前人的经验，绝对的奉行禁欲，终于让她以为我是个正经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婚前我以为妻子只是保守，受到家里的传统教育影响，结婚以后应该就会少了封建的传统束缚，可是婚后我发现她虽然比上学的时候更有女人味，也喜欢打扮甚至穿一些比较时尚的衣服，可是对于性爱，她却总是觉得索然无味，她不允许我过多的前戏，用舌头舔当然是绝对禁止的，用手也不可以随便触摸，下体是不可以的，她觉得脏，当然是觉得我手脏，胸部可以摸但是只能像抱着她那样把手放在那里，不可以摩挲也不可以揉搓，她觉得不正经，我始终不懂夫妻之间问什么要那么正经，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格斗基本功相当于职业选手的妻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几次我试着让她给我舔下体，她只是淡淡的说一句，你不怕我把你那东西给你咬下来吗？我马上心理跟下体同时软下来。还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不给我舔那我给她舔，说着就把头伸向她下体，她用了一下柔术中的十字扭我就马上拍床垫示意认输。最重要的是，我跟她结婚这么久每次性生活都是借助润滑油才能插进去，妻子的阴道很紧，我没有用手指测量过，但是我估计一根手指插进去都很费劲，而且严重缺乏润滑，几乎没有爱液的分泌，插进去以后她没有任何表情，最多抱着我亲几下脸颊。完事之后起身就去洗手间洗下体跟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有事没事还总是说，做爱这个词真不恰当，你看你，明显比做工都累还乐此不疲的，真搞不懂你们雄性动物。就是这样质量的性爱也才每周一次并且公众节假日，法定假日，月经期间休息……回到现实，这些问题我是否应该跟小月聊，也许作为性服务者她会给我一些帮助。也许会教我几招。好吧。于是，我把这些挑重点跟小月描述了一下当然我的自卑我并没有表露出来。听完之后小月笑了笑说。

“哥，要不你看这样吧，我帮你个忙，也当给我自己赚点外快，我帮你调教一下嫂子怎么样？”

调教这个词我很不喜欢，虽然我没有妻子那么保守，不过用调教这个动词施加在妻子身上我还是觉得很反感。但是对于一个学历可能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姐，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我倒不是很抗拒，因为毕竟小月是个女人，就算被女人接触妻子的身体我也不觉得我被戴绿帽子，可是……“哥，你想啊，我是女人，就算我摸了嫂子的奶子跟逼你也不吃亏，而且你们男人再怎么会玩还能比我们女人更了解女人吗？女人身上哪个地方敏感，哪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哪个状态下要持续刺激哪里，什么时候又太敏感不能刺激，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是我们这样有经验的女人就不同了，保证每一下都让嫂子爽到骨子里，让她真正体会到做女人能够享受到多么复杂而强烈的高潮，以后她肯定对你百依百顺，肯定主动让你舔她的逼，舔她的奶子，用手挖她的洞，还会像我一样在高潮的时候大声的浪叫，这样不好吗？你只需要给我一个晚上两千块就行了”

“我包夜才一晚上一千怎么现在要两千？”我觉得是在敲竹杠。

“呵呵，哥，你听我说，两只手摸肯定没有四只手摸爽，一个舌头舔肯定没有两个爽对吧，要么怎么那么多男人喜欢玩双飞呢。我是准备让嫂子享受一下双飞的感觉，所以想再找个姐妹去。”

“绝对不行，这个事情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我不想第三个人知道”我忽然意识到我这么说已经变相肯定让她去调教我妻子了。

小月却好像没听出我话里已经默认让她去的意思，继续说“没事，哥，这个事情也就一次，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做得要有效果，两个人应该可以让嫂子爽上天的。她攻上面我搞下面，她舔左面我摸右面，这种配合我这里有几个姐妹跟我都很有默契的，有客人要双飞我都推她们，她们当然有生意也照顾我，而且干脆第二个人选你自己选，就在咱们店里，你再找一个你找过的小姐跟我一起过去。”

说实话。钱我倒真不在乎，但是……哎，她说的也有一定道理。“那就小影吧，她口活手活都不错。”

“哥，那就这么定吧，你说什么时间？”

“今天晚上吧，可是怎么实施呢？我老婆知道了肯定不同意，如果用强的三个我都不可能制服她何况你们两个女流。”

“哥，要不咱这么办，你给嫂子下点药，最好药性在大街上发挥，我们装作路人过去搀扶她，这样等她睡过去我们就近找个旅店这样她就不会知道是你在搞鬼，然后等她爽了我们跟她说是她女性朋友找我们来做得恶作剧，但是开始的时候先把眼睛蒙上，嘴堵上，这样你就可以在旁边监督我们工作，她却看不到你，而且她不能喊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一边说小月一边从小包里拿出一个胶囊，示意是迪厅里常用的迷药

“妈的，你们以前是不是干过这事啊，这么有经验。”

我在楼下办理入住登记，老板看我的眼神很诧异，为了避免麻烦我指着中间已经沉睡的妻子说这个朋友喝多了，先让另外两个朋友搀她上去，老板看三个都是女人也没多说什么，继续登记。小月跟小影拿了钥匙先上了电梯。

小影也是个美女，而且前面说了，活好的不得了，哎，希望老婆能好好享受这两个专业色情按摩师的服务。

电梯里，小影问：“我说，你没事扯这个蛋干什么？”

小月眼睛里忽然闪出刚才不曾有过的嫉妒与恶毒“操。你看她漂亮吗？”

小影：“漂亮，我除了电视里还没看过这么漂亮的美女，而且是没整容的，看起来还这么清纯，跟处似的，你看这身上的肉，多有弹性，咱们是让人干多了，哪都不如人家了。”

小月：“是啊，操，我他妈以前也纯，也漂亮，现在让这些男人成天操，老的多快，她凭什么这么纯，她凭什么不能让人操，我要让她也变成残花败柳，从她老公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就来气，听说她练过功夫，学历也高，我就是要把她变荡妇，谁都能上，听说她都不怎么出水，我要让她看见男人裤裆就湿透，让她对性高潮上瘾。”

小影：“你有那本事吗？”

小月：“操，我他妈有那本事我就不用天天让人操了，这个事情还是要找他。”

小影眼睛中闪出一丝畏惧“操，你也太损了吧，人家是正经人家没招你没惹你，你至于吗？就是因为你嫉妒人家纯，嫉妒她身家好就毁人一辈子啊？他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月“我当然知道，我以前刚从农村过来的时候不也纯吗，我们那地方最看不起鸡了，可是遇到他三下两下我就缴枪了，他他妈真不是人，简直是神，当时我感觉飞上天了再也不想下来了，可是他却只用了一根手指头，后来跟那么多人上过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我打电话让他免费搞我他都没时间，不过话说回来。把我变成这样我也没觉得不好，有吃有穿有钱花，你怎么知道她以后变成咱这样她不喜欢呢？”

小影：“唉，你随便吧，我也不是高尚的人，就是有点同情她。”

小月：“废话别说了，你做就按照我说的来，帮我忽悠，不做现在就走，以后她赚的钱你也没份。”

小影没说话，跟小月一起搀着妻子走进了房间。

第二章

我办好手续上楼，开门进入房间，里面的场景已经让人血脉喷张，小月跟小影已经脱光身上所有衣物，小月身上只剩黑色丁字内裤，黑色透肉丝袜，黑色高跟凉鞋，小影身上则只有紫色丁字裤跟紫色丝袜，鞋子已经脱到地上，包裹着紫色丝袜的小脚轻轻的在妻子的小腿上摩挲，而妻子却被她们脱的一丝不挂，全身白花花的暴漏在众人面前，两只手被绑在床头，两条腿分开后分别绑好固定在床尾。

说实话结婚这么久我都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妻子的裸体，因为妻子从来都不会大白天像这样脱的精光，只有房间的光线很暗的时候，才会偶尔背对着我退下浴袍露出裸体，但是马上换上睡衣。她也不怎么喜欢我看她下体，说是会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妻子的腿被分开，连整个阴部都一览无余，妻子的阴毛很少，也不是很长，只有规则的一撮倒三角型点缀在洁白的阴阜上，黝黑发亮的阴毛跟全身的雪白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

妻子的阴唇还是紧紧的闭合着，不过还是能看见外阴部分是粉红色的。乳房傲然的挺立着，并不像很多女性那样因为躺在床上就松散的往两边摊开而是保持着半球形倒扣在洁白的身上，乳晕因为颜色太浅很难看出，只能看到两颗很小的浅粉色的乳头镶嵌在体积并不相称的丰满乳房上。

洁白的玉腿因为妻子还没有醒来保持着一点自然放松的弯曲，却使本来曲线完美的腿显得更加有诱惑力，即使没有艺术细胞的我，此情此景也逐渐的明白了艺术大师们为什么如此沉迷于人体之美，只是米开朗基罗那个时代的人对美的诉求可能有别于现代，所以断臂维纳斯的胸不是很大，大卫的阴茎也没有刻画的很突出，如果他能在这里给我的妻子雕塑，我相信这个完美的玉体，如此的姿势横陈在这里一定能创作出世界上最能勾起男人欲望的作品。

哎，可是，全世界每个男人都看着我妻子的裸体雕塑手淫难道是我想要的结果？奇怪，我今天的想法都很荒唐……

小月跟小影一个侧身躺在她左边一个侧身躺在她右边正在微笑的看着我。

“哥，要不要趁嫂子还没醒先干我俩一炮啊？不另收钱了。”小月看我愣在那里便先开口了。

开玩笑，妻子如此诱惑的躺在这里我怎么会碰她们两个胭脂俗粉，如果我的妻子能在性爱中表现的像个正常女性，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不会碰别的女人，而我去找小姐也只是满足我作为男人对男性力量的虚荣心罢了。再者说此时的我真的有点紧张，担心妻子随时醒过来，可奇怪的是我并不是担心她看到我会使我们的婚姻陷入危机，而是某些别的东西，是什么我说不好，只是好像是某种让我失去尊严的东西，亦或者是我这种让她不理解甚至我自己都不理解的怪诞行为，算了先不想这些。

“别逗了，哥一定怕嫂子醒过来，要不先把眼罩带上吧，嘴也堵上，这样随时都可以开始。”还是小影善解人意。

其实我不想碰她们还有个最重要的理由，作为男人如果先跟她们发生关系我就会失去性欲就会停止这次荒唐的行动，也就不能达到激发妻子性欲的目的了。

所以眼见三团白花花的躯体在我面前这种香艳的场面我也要忍住。于是说：“小影说的对，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好吧，省的待会大家不好看。”

她们两个开始给妻子带上眼罩嘴里也塞如准备好的手帕。整个过程她们都在仔细的观察妻子的娇躯，真有点让我不适应，虽然他们都是女人，就像在公共女厕所一样，妻子也可能会被别的女性看见身体，但是这种姿势还会让我觉得很不自然，再加上她们两个尤其是小月眼睛里透出的羡慕与贪婪也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做好了这一切，她们又看了看我，小月说：“哥，什么时候开始啊，晚上时间不多哦。”

我问她：“我老婆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那可说不定，有的人要再过一个小时才醒，体质好的马上就醒也说不定，你如果想马上开始，就给她擦擦脸能帮助她清醒的快点。”

“那好吧，就这么办，速战速决，你们可小心点，第一，不要让她感到不舒服，第二不能让她知道是我花钱请你们来的，第三这个事情要保密。”

小月嘴角扬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没说什么走去拿毛巾了。

很快小月拿来了一块湿毛巾，在妻子额头上，脸颊上擦拭，慢慢的妻子的头稍微动了一下，小月却忽然把湿毛巾按在妻子的阴部上，妻子受到冷毛巾的刺激已经转醒，这一下让妻子意识到自己下身是赤裸的，于是开始挣扎起来，很快妻子就发现手跟脚都被捆绑嘴里也只能发出闷哼声便慢慢的停止了挣扎。这是作为格斗运动员的素质，不好的时机不会更多的浪费体力，我想妻子应该正在判断现在到底她自己处于什么状况，而且怎样摆脱危机。

小月看了我这边一眼，我正为她刚才忽然用冷毛巾敷妻子的下体皱眉，她却俏皮的眨了下眼睛，不再用言语只是用表情示意我“怎么样，醒了吧？”我也不能再出声责备，只能点下头示意可以开始了。

于是两个职业妓女开始动了，不是手动，而是全身都在动，全身每个能活动的地方都开始刺激妻子的身体。小影已经脱掉鞋的紫色丝袜小脚开始在妻子的脚心脚背来回撮动，一支手在妻子一边的大腿内侧慢慢游走，从膝盖往阴部方向，却到了跨部就停止，不再像阴部进发，另外一支手托起妻子的乳房慢慢转圈抚摸，揉搓，有时稍微挤弄，却觉不碰妻子的乳头，舌头轻轻叩着妻子的耳垂，时而舔耳窝，时而顺着耳垂向下轻扫妻子的玉颈，然后向下轻舔锁骨，再向下到腋窝。

而小影自己的胸部却有意无意的一下一下的印在妻子的身上，有时也拖动胸部在妻子的身上摩擦。另一边的小月几乎是同样的动作，只是脚上穿着高跟凉鞋，于是便用凉鞋光滑的鞋尖刺激妻子的玉足跟小腿，而上面不像小影那样用舌头舔，而是用牙齿轻轻的咬，轻轻的刮。

此时的我已经很难控制自己阴茎的勃起，同时也后悔为什么过去没有尝试一次双飞，以我找小姐的经验，这样的刺激绝对能让我得到比平时高几倍的快感。

现在我不但兴致勃发对两个妓女的按摩感到物有所值，更感觉到一种安全，因为两个小姐确实很专业同时也很聪明，她们开始就给妻子做一定的胸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妻子的反抗情绪，毕竟这让妻子知道了她们是女人，虽然目的不明，但是总好过被男人看到自己的裸体甚至被抚摸，这可是她自己的老公都绝对禁止的。

可是虽然这样，妻子的身体还是起了本能的反映，被小姐触摸的地方开始起一些鸡皮嘎达，尤其是胸部，脸也因为含羞泛起红晕，能活动的部位也开始微微躲避小姐的侵犯，可是躲避是徒劳的，因为现在的妻子全身上下都被两个小姐的进攻覆盖着，除了最敏感的乳头和阴部。

小姐们也开始慢慢改变动作，由胸推改成漫游，小影从脸颊开始，到耳垂，脖颈，一路向下，到大腿处停留一会，继续向小腿进发，然后舔到妻子的玉足便开始向玉足的每个角落进攻，先是把妻子美丽的脚趾每一个含在嘴里舔弄，然后是趾缝，然后是脚心。

看到妻子秀美的脚趾已经蜷起，玫瑰色的指甲油配合小影的唾液在脚趾上闪闪发光，我知道妻子现在一定是被她们搔的很痒，但是小影却将妻子已经蜷起的脚趾再次扳开，继续沿着妻子脚心的那条韧带舔弄。而另外一边的小月也是同样的方式，只是方向是从下向上，不过她们还是没有去碰妻子最敏感的乳头和阴部。

我在生理课上学过，人体的神经是很奇怪的，你如果刺激某个地方那么没有刺激的地方会变得更敏感，所以我知道两个小姐在挑逗妻子让她的阴部跟乳房敏感度达到最高，而女性的性兴奋从挑逗开始要二十分钟才正式被唤醒，所以她们现在仍然在很耐心的耕耘，以达到一蹴而就的效果。

小月回头笑着看了看我，用手蜷成筒型，做了几下上下撸动的动作，意思是一旦忍不住我可以自己打飞机。说实话，如果不是顾忌面子我早把手按到裤裆上了，可是在两个小姐面前而且这个场景……哎，等等吧。

人体真是奇怪的东西，有些时候身体的生理变化还是不受大脑的控制，所以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妻子的阴部滴出了一滴液体。这样流出一滴液体是我们结婚这么久我都没有在妻子身上挑逗出来的，看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是对今天这个事情的进展高兴还是为我自己的无能而悲哀。

两个小姐当然比我更早就发现了妻子身体的变化，相视一笑好像在说再纯洁的女人也逃不过我们这样的刺激，更不可能永远不在性爱面前低头。接着便开始了下面的步骤。

小月的手开始慢慢的游走到妻子的阴部，还是在外阴轻轻抚摸的一阵之后，终于按在了女性身上那个神奇的按钮——阴蒂上。而小影的手则向妻子还阴唇紧闭的阴道捅过去，两个人的嘴也同时含住了妻子已经翘起的乳头上，时而用牙轻咬，时而用舌尖轻扫。

就在小影的指尖接触到妻子阴门的瞬间，妻子的身体开始剧烈的扭动，毕竟即使是女人以妻子的保守被手指插入阴道也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可是小影跟小月却像已经预料到妻子的反抗一样，分别用两个人的丝袜腿用力的夹住妻子洁白的玉足，小影抓住这个时机慢慢的把自己纤细的中指一点一点的插进了妻子的阴道。

妻子发出一声闷哼便不再动了，虽然妻子一定对被陌生女人的手指插进阴道很不甘心也很屈辱但是明知不能反抗还继续反抗无疑是变相刺激亵渎者的欲望，妻子肯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与其反抗不如以静制动，让亵渎者自己觉得没趣早点结束，一旦自己被松开别说两个女人就是两个男人自己把他们打趴下送到公安机关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而我却再也忍不住了，眼看自己的妻子被陌生人的手指插入我自己都不曾用手指玷污过的阴道，而小月正在拨开阴蒂包皮示意我欣赏一下我不曾看过的妻子的隐私部位，再加上两条曲线完美的紫色丝袜腿，两条性感的黑色丝袜腿分别缠绕着妻子洁白的玉腿这样的视觉刺激让我不顾一切的拉下裤子，攥住了勃起的阴茎疯狂的撸动起来。

小月微笑着向我投来了一个我从来没在她脸上见过的鄙夷的眼神，好像在说：

“操，你他妈也就是看着别人玩你老婆，自己在旁边打飞机的货。”

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看见小影的手指向上弯曲在刮弄着妻子阴道上壁，小月也在用左手两指捏住妻子的阴蒂右手蜻蜓点水般一下下的刺激，我感觉她们现在每个动作都在刺激着我的快感神经，加上我自己的撸动这种前所未有的刺激让我十几秒种就把精液浇在地板上。

这次连小影都掩饰不住蔑视的表情，忽闪着大眼睛吃惊的看着我手中还攥着的已经变软的快枪。

写到这里，调教的前戏快结束了，我跟诸位读者朋友的前戏也结束了，其实看色文跟做爱一样，前戏很重要，如果上来就让大家开撸也未尝不可，只是我自己会觉得有所欠缺，我想大家下个章节应该可以准备手纸了。那么还是对节奏的缓慢跟大家说句对不起，因为我工作很忙，时间不多，所以没法像大神们一样去铺陈Ｈ以外的情节也请大家见谅，不过我会在Ｈ情节里补偿大家，不过调教文嘛后面一定会出现比较夸张的情节所以到那个时候稍微脱离点现实也请大家理解，至于ｎｔｒ这条线我是准备安排苦主跟女主两个同时被调教，呵呵，当然我写的不是同志文，所以苦主是在精神上被调教，如何一点一滴的接受对女主不断升级的凌辱这是一条线。希望捧场。

第三章

射精，是一个很神秘的生理活动，男人心中充满欲望与否决定了他当前的思维方式，如果男人心中充满了欲望，那么发泄这股欲望就是他的全部目标，而一旦没了这股欲望男人就会想起伦理，道德，现实，家庭，甚至觉得很空寂。而欲望的开关就是射精。所以，男人很可能没射精之前是下流，禽兽，甚至变态的人，经过射精的短短几秒钟之后又变得很理性，很逻辑。

看着地上的精液，又看着两个小姐冷嘲热讽的表情，看着夹在她们中间倍受侮辱的妻子，我想不明白，我他妈这是在干什么啊？不就是夫妻之间那点事嘛，老婆不喜欢就听她的算了，干嘛让她受这个侮辱啊，哎，停止吧。我抬起头准备示意她们停止，恶作剧就到这吧。

就在这时小影踮着脚悄悄的走过来，双腿分开蹲在我的胯下，熟练的抬起我已经下垂的阴茎舔拭着残留在上面的精液，精液舔拭干净后小影的舌尖开始灵巧的在我龟头横沟上打转，忽然用她的嘴整个含住我已经缩小如花生米的阴茎，舌尖则改成刺探我的马眼。我感觉一阵温暖包裹着我，慢慢的，小影站起身来，手轻轻握着我的睾丸，揉搓着，嘴贴近我的耳垂，一边轻轻呼着气一边用我几乎听不到的微小声音说：“哥，我们这样按摩嫂子，你不会吃我们两个女人的醋吧，不过看你反应这么大我倒是真的挺吃惊的，我们还没真正开始呢。”

哎，上帝给男人设计了欲望的开关，可是男人的不应期却又那么短暂，区区几分钟而已，再加上小影的口交下体已经开始有恢复迹象，而更加要紧的是小影那短短只有几个字却字字都有含金量的话。她说按摩妻子也就是说妻子并不是被侮辱而是跟被按摩没有两样，她说吃她们女人的醋也让我心里放下了包袱，最后一句话却是在暗示我后面更刺激。我怎么会听不出这些狡猾的小姐所说的话，可是说真的，她说的也句句都不假，那就再看看怎么发展吧，毕竟今天这个事情以后不可能再发生了，就这样结束也不算完全达到目的，如果她们真的能通过刺激妻子的性感带而让妻子结束对性的冷淡，说实话这到真心是我希望看到的。

几秒钟的思想斗争还没做完，小影那边已经回到床上加入战团，从小影刚才过来跟我交谈开始，小月那边就没有什么更剧烈的动作，看见小影回到床上点头示意继续，小月便变换一个姿势慢慢的把身体移到妻子两腿之间，头也慢慢的向妻子的胯下凑过去。我记得上次我这样凑过去被妻子用腿夹住头，差点背过气去，可是我知道这次脚被绑住的妻子做不到了，于是我心里呐喊：“这个活可不可以我来做，我自己还没给妻子口交过呢，准确的说妻子还没有尝试过口交呢。”

就在我想到这时，妻子可能也感觉到靠近她下体的鼻息，极度厌恶口交的妻子忽然猛的抬了一下臀部，这一下刚好将妻子的耻骨撞到了小月的鼻子上，妻子的腰腹力量不用我多说，看见小月留出的鼻血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一击得手之后妻子又保持静止不动了，可是小月却眼泪，鼻血，鼻涕满脸横流，冲到厕所猛冲凉水，小影也愣在那里不知道是该继续还是等会看看小月情况再说。

我走进厕所轻声对小月说：“要不算了吧，本来就是个游戏，搞的你挂彩了，钱我照付，再另加你一个大钟的钱，你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也别开工了。”

小月却挤出了一丝苦笑，“没事哥，都说了我们会把事办好，你就放心吧，嫂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坏人呢，所以反抗也正常，这也说明她对你坚贞不是？不过刚才试探了一下，嫂子的性欲确实太低，而且也不知道是身体不敏感还是故意忍着，正常来讲我们前面那么摸那么舔一般人下面水早哗哗的了，可是嫂子就出了那么点水，哥，说真的，这个活有难度啊”

“那就先算了吧，你看你这也受伤了，一会保不齐小影再受伤，你也知道我老婆那两下子，你看她长得绝对是女人中的女人，可那劲比男人都大。”

“没事，哥，我这受伤了没关系，我找我一个姐姐过来帮忙，她经验更老道，其实本来该我做得活，你看我这样……也怪我，要不你给我的钱我分给我那姐姐一半就行了，我就全当做个中介了。”

“你姐姐人可靠吗？”

“哥，你就绝对放心吧。”

那好吧，我跟着小月出去打电话，那边说什么听不清，只是隐约听见说话的声音瓮声瓮气的让人难受。

回到房间，小影还傻呆在那等着我们，看我们回来悄悄走过来睁大眼睛想问问怎么回事。

小月低声说“哥，我那姐姐还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要不我们两姐妹送你个大活，看你刚才站在那眼睛看得都冒火了，给你下下火吧，你觉得舒服就再给我们姐们加点，不给也行”

我心里暗想：“妈的，你们这些小姐都他妈应该去市场部做经理，销售能力这么强做小姐真白瞎了，平时推活的时候一个个都跟心理学家似的，一会加个这个，一会加个那个，不加活整的我们挺不好意思。还不给也行，你倒真会说话，看出来我是要脸的人，如果是无赖你才不带这么说的呢。”心里是这么想，但是对刚才她们的双人全身漫游我倒真的挺想试试，半个小时呆着也是呆着，那就享受一下吧。

“不过在这肯定不行，我老婆听到了肯定怀疑，还是在旁边再开个房间吧。”

我谨慎的说。

“行，哥你别动，我去开房，不过房费你出哦。”小月说着伸出手。

房间就在隔壁，两个小姐也不浪费时间，瞬时把刚穿好的衣服又脱个精光，还是留下丝袜跟丁字裤。小影打开随身的小包问：“哥，你捆绑的时候喜欢红色绳子还是黑色绳子啊？”

“怎么还要捆绑？我又不会挣扎，算了不用了。”

小月笑着说：“哥，这你就不懂了，你看为啥欧美那些黄片里面都流行捆绑，这是有道理的，捆绑之后这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有种压迫感，无助感，这会让你快感更强烈，而且……”

小影接着说：“你就怎么知道待会你不会乱动呢？”

小影这句话又深深的诱惑了我，乱动也是因为刺激太强烈，说明一会可能我真的要飞上云霄了。

“那你们随便吧，爽的时候谁会注意到绳子的颜色，你们还真逗，快点吧，一会你姐姐就到了，今天晚上我也要早点回去，一会我走后你们就赶紧把我老婆松开，跟她说是她同事找你们恶作剧，就像咱们说好那样，不过你们小心点，松开绳子趁我老婆穿衣服你们就赶紧跑，让她抓住了后果很严重。”

两个小姐相视一笑，开始熟练的捆绑我的四肢。

一会，小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离的比较近我听的很清楚，电话里面的人说：

“我快到了，把她衣服穿上。”可是确是男人的声音。小月答应了一声就挂了电话。

“你们不是说找女人来按摩吗？”我开始有些不解。

“我从来都没有说找个女人来调教你老婆啊？”小月忽闪着眼睛显得很无辜，可是话语却不一样了。

“你说你姐姐的啊？”我有点愤怒了。

“哦，呵呵，刚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变声器了，我新下载的软件，挺有意思的。至于说姐姐啊，是这样，我们圈子里都把他叫姐姐。”

“那不行，不能让男的来，我不做了，赶紧停止，这样吧，算我违约给你们加倍报酬，今天就到这，以后你伤好了我还是请你来按摩。”我现在全身被绑，情急之下把能缓和情况和安抚她们两个的话都说了。

“你可要知道，我这个姐姐我一般是请不动的，他如果今天白跑一趟我以后可就混不下去了。”小月淡淡的回答我

“没事，我也给他报酬，就当认识个朋友，而且这个事情这么搞下去你们要承担法律责任，再说如果我老婆知道你们在哪里，以后你们也麻烦”我开始软硬兼施。

“哥，话说到这份上那咱就只好走着瞧了。”小月说着站起身来。

“哥，我姐姐快到了，我需要按照他的安排做些准备活动，小影就留下陪你，但是你可千万别喊，因为我们身上都带着药呢，几秒钟你就倒，然后你老婆怎么让我姐姐调教你都不知道，那你能放心吗？”说完小月转身出去了。

她这么说我倒真的不敢喊了，毕竟这种情况我必须保持清醒，一旦他们做什么太出格的举动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住妻子的贞操，如果我被她们迷昏了那妻子那边就危险了。

不一会，小月拿回来一个高清液晶显示屏，打开后发现摄像设备是安装在妻子的房间的，她这是想在那个姐姐欺负我老婆的时候我一直能够旁观，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心理折磨，哪个男人喜欢自己的妻子被别人染指呢？

装完摄像头小月又出去了，在显示屏中出现。透过显示屏看见她用手帕蒙了一下妻子的脸，然后就把妻子身上的绳子解开，可是妻子还是没动，估计是她用了刚才说的迷药，把妻子又迷昏过去了。我正在奇怪为什么她要这么做，那边小月却开始给妻子穿衣服，有些衣服是从她自己的包里拿出来的。由于小月身体挡着只看到穿好以后妻子身上多了条黑色透肉丝袜，短裙跟上衣还是妻子的。然后小月又把妻子原样绑了回去。

视频中传来敲门声，小月开门后进来一个男子，身材不算高大，长相也没有我想象的猥琐，只是脸颊很消瘦，最特别的是他的眼神，他进来以后眼睛瞄向躺在床上的妻子，他的眼神好像不是在看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在看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眼神中没有任何的情感，就这样他盯了妻子整整五分钟。

陪在我身边的小影忽然说：“哥，你知道吗，姐姐看一个女人从来没有超过一分钟，盯着你老婆看这么久，以他驭女无数的经历看，你老婆是至今为止最让他动心的。”可是小影的话里却透着些伤感。

姐姐开口说话了：“你们把她绑成这样是睡觉还是调教？”

能说会道的小月却没有回答。能看出来小月跟小影心里对这个姐姐是有畏惧的。

姐姐接着说：“你们做这行这么久了，应该知道要让一个女人臣服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小月还是没说话，只是摇头。

姐姐叹了口气：“哎，你们什么时候能有出息呢，不过，今天的货色是我平生见过最好的，你跟小影三年内都不用给我抽成了，当我给你们的奖励。”

小月只是轻轻的说：“谢谢姐。”

可是这边小影却高兴的差点跳起来，“哥，你知道这对于我跟小月是多少钱吗？真高兴你娶了这么漂亮的老婆。”

我心里只是恶狠狠的说了句：“操你妈的！”

小月开口问：“姐，你啥时候开始啊？”

“我开始？你跟我开玩笑吗？如果她这么容易搞定还用我来吗？你们刚才不就搞定她了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又让小月闭了嘴。

“我刚才问过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不上，那我现在教你，这样的女人你要征服她的身体必须先摧毁她的意志。”

姐姐点了根烟继续说：“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楼下不远有两个乞丐，你把他们给我叫来。”

实在，实在，实在不好意思，肯定有兄弟问了说好的撸点呢？

都写到这程度了，我保证明天妥妥的。

第四章

小月还没走近乞丐，老远就已经闻到两个人身上令人作呕的酸臭，平时街上看到乞丐这样躺在地上，小月的反应跟所有女人一样远远的绕开。

向他们盆子里扔了几块钱，乞丐抬头还没睁眼睛就开始职业性的说谢谢。等睁开眼睛两个乞丐却一动不动的愣在那里，连上次在乡下操自己黄脸婆是什么时候都记不清的两个乞丐盯着小月都忘了继续念叨他们每天重复几百遍的谢谢了，只是一个劲的盯着小月超短裙下露出的黑丝腿，盯着超薄黑丝里透出的泛白的肉色，另一个盯着小月的低胸衬衫里露出深深的乳沟连眼睛都不眨。

小月是又生气又好笑，毕竟妓女在这个行业里能够勾起男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甚至跟小姐妹们也会经常炫耀，可是这两个乞丐小月却是给多少钱都不愿意接的，有些土豪素质也很低，但是至少干净，也没他们那样丑陋，如果跟他们两个搞一次小月宁可永远都不再做小姐了。

说归说，姐姐交代的事情要办明白。

“想操逼不？”小月几乎是憋着气说出这几个字。

其中一个乞丐还没回过神来，另外一个接了一句：“丫头，您别拿我俩开心了，你能给我们老哥俩这几块钱，我俩中午有烧饼吃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了，像您这样的女孩我俩别说碰，就是每天能看上一眼，晚上做梦都是美的。”

说话的乞丐张开嘴露出了满嘴黄里带黑的脏牙，隔着好远小月都能闻到公共厕所一样的味道。

另外一个回过神来也开始调侃小月，毕竟他们知道这辈子都别想碰小月这样的美女，就算知道小月是小姐，找一次小姐的花销也基本是他们一个半月的伙食费，所以有这样的机会赶紧嘴上占点便宜，“我说丫头，我们老哥俩没有捅你这样姑娘的命，嘿嘿，要不你摆两个你们城里人叫ｐｏｓｅ，让我俩看看，晚上睡觉前撸的时候也能想着你。”

小月本是风月场上混的人，什么样的话都听过，可是偏偏这句话在这个满脸脓包的乞丐嘴里说出来她觉得特别的恶心。也不愿意跟他废话“操我？没你妈逼的门，不过你们俩命好，今天让你们开开荤，赶紧的，跟我走。”

两个乞丐面面相觑，看小月不像开玩笑，反正也没啥损失的，走！

不过脓包脸还是小心的问了句：“丫头，不要钱吧？我们哥俩可没钱，城里好多地方有保安，打手啥的……”

“操，我他妈拉客也不找你俩。”小月也是说说就下道。

一边说一边趁前台老板不注意带着脓包脸和大黑牙上了电梯。

进了电梯小月才开始后悔，这么封闭的一个空间里跟这两个活爹待在一块，估计自己一个月鼻子里都除不掉他们身上的余味。

门开了，奇怪的是姐姐闻到乞丐身上的味道并不表现出厌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的把身体闪过一边，让乞丐进来。

两个乞丐这个时候确是一动不动，甚至比刚才看见小月的时候表情更夸张，眼睛直钩钩盯着床上的妻子。

“操，赶紧他妈进去吧，别在这储着。”小月嘴里这么说却不愿意用手推他们。

两个乞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迈进来的，只是两个人的眼睛从来都没有离开妻子一刻。

妻子这时已经被姐姐重新绑好，上身还是把两个手臂绑在床头，可是两条穿上丝袜的腿现在却大大的分开然后高高的抬起来用绳子固定住，只是光滑洁白的腿透过丝袜仍然能看到诱人的光泽，脚上也被穿上了曲线极好的高跟凉鞋，让妻子本身就完美小脚高高的翘起足弓，显得更加性感。

姐姐估计妻子已经醒了，只是没有出声，便走过去贴着妻子的耳朵一字一句的说：“美女，今天晚上我要让你变成荡妇。而且我可以保证你怎么坚持都没用，你越抗拒对我就越感到有挑战性，当你像母狗一样跪在那撅着屁股求我插你的时候，我也越有成就感，还有，我调教的女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只希望你不要那么快就投降。”他说的话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形容，没有任何感情，像是对着一面墙在说话，但是能听出来他的话里透着从没失败的自信。

妻子听到有男人的声音突然扭动起来。像这样两条腿分开在男人面前就算感觉重新穿上了衣服也是妻子不能接受的，妻子绝对不允许男人接触她的身体即使只是用目光亵渎。

姐姐忽然把妻子的眼罩取下。

妻子逐渐适应了光线，睁大了眼睛死死的盯着姐姐，她用眼神已经传递给姐姐一个信息——我要杀了你。

姐姐确好像没看见一样，慢慢的闪过身。当妻子看见姐姐身后的大黑牙和脓包脸时眼睛睁大到快要撕裂，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既厌恶又惊慌，嘴里也开始干呕。

看着屏幕的我瞪着眼睛不敢出声，小影已经把药准备好，只要我出声她能让我在几秒钟内被麻醉。我咬着牙对小影说：“小影，我服了你们，你们开价吧，多少钱都行，别让那两个乞丐碰我老婆，行吗？”

小影淡淡的说：“哥，其实今天这事不是我安排的，是小月，我本来也不赞成小月找姐姐来玩你老婆，经她手的女人没的跑，你越反抗越遭罪，而且你说给钱，你知道你老婆值多少钱吗？对于姐姐来说你老婆这样的素质就是无价之宝，所以你还是省省吧，跟你说句实在话，哥，你下面那东西确实不争气，那么小不说坚持时间也不长，我跟姐妹们背地都议论你，就喜欢你这样的客人，坐一个钟跟玩似的，你出手还大方……”

“操你妈的，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个，你他妈是不是人？”

“哥，要我说有些事情你从另外的角度想，嫂子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完美，你根本不能满足她，她如果这个样子下去这辈子都别想体会到两性之间的欢愉，这对于她的人生是不完美的。”

“我他妈知道，否则我今天找你们俩个贱逼来干什么？”

“哥，你找我俩来也是为了通过求助外力让嫂子得到快感可以变开放，那么你想想，只要嫂子幸福，这个外力是男是女真的有分别吗？”

“有，当然有，女的就不是给我戴绿帽子，男的就不行。”

“那我这个文盲可就要给你这个知识分子上一课了，现在性用品商店那些假鸡巴，既不是男也不是女所以你肯定认为女人用这个没有伤害到男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道德包袱，对吧？”

我虽然没出声但是心里却是赞同她这句话。

小影接着说：“可是，哥，你有没有想过女人给男人戴绿帽真正伤害的是男人的什么？是家庭吗？那只是婚外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婚情只所以会伤害到婚姻是因为男人们无法正确的看待婚外情，真正戴绿帽伤害的是男人内心深处征服女人的自尊跟自信，你会认为你满足不了你的老婆别的男人却可以。可是哥，你今天找我们来等于已经承认你无法满足你老婆，其实你离正确的看待婚外性关系已经只差一步之遥了，很多人现在搞换妻，搞自拍，为什么？是因为那些男人已经可以正确的看待婚外性关系然后他们就开始享受这里面的快感，看着自己平时无法征服的妻子在别人胯下浪叫，自己无法让她高潮在别人那却高潮迭起，他们会找到一种代入感，幻想着那个让自己老婆尖叫的人是自己，而且同时又有一种复仇的快感，这种仇恨的根源我说不好，但是一个男人如果满足不了自己的老婆他肯定会长期的压抑这种内心的痛苦，久而久之会可能就会产生恨，产生报复的心理，看见平时在自己床上清高冷感的老婆被别人挑逗的淫态百出，求着人家干她，难道是你的话没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你心里不会对嫂子说：你这个骚婊子也他妈有今天的骚样？在你床上的嫂子冷冰冰根本对性爱没感觉，可是你幻想一下，她如果让别人插的骚水狂流全身颤抖，难道你没有另外一种快感吗？”

我无言以对，心里能够跟小影这番话抗衡的只有传统道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小影说的话确让我的下体稍微有点抬头的迹象。身体跟思想似乎都感觉到一丝凉意。可在旁边的房间里，气氛却开始升温。

姐姐转过身面对两个似乎已经痴呆的乞丐，“你们两个见过这么美的女人吗？”

两个人眼睛不转，头遥的像拨浪鼓。

“那你们走近一点，离那么远怎么看的清楚，再者说也让我们的美女好好看看你们。”

两个乞丐飞也似的蹿到床边。

妻子这个时候也更加看清了乞丐的脸，而乞丐的味道也更清晰的透过妻子的鼻息刺激着妻子的嗅觉神经，如果不是嘴还被堵着，估计妻子已经吐出来了，可是视觉的刺激也让妻子不敢相信自己身处的是现实还是噩梦，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丑陋，肮脏的人。

姐姐似乎看出来妻子的想法，慢慢的贴近妻子的耳朵，小声的说：“他们是不是很恶心？丑陋，肮脏到这个程度可能已经是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最下贱的人了，可能某些人家的狗都比他们尊贵，可是我要让你知道，他们马上就要操你了，用他们那肮脏的腥臭鸡巴插进你完美的身体，你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可是我这么文弱的人用几条绳子就让你的功夫不能施展而且再也动弹不得只能认人玩弄，你的身体可能连你的老公都不曾侵犯，因为他要顾忌你的感受，而你也以自己的坚贞和纯洁骄傲，可是今天，这两条世界上最肮脏丑陋的鸡巴要狂插你连老公都舍不得给的阴道。我喜欢看见世界上最美的事物被最丑陋的事物占有跟摧毁。”

说到这里，姐姐的眼睛没有了刚才的冷漠，却忽然闪现出一种亢奋，身体甚至都有点颤抖。

姐姐再次转过身面对乞丐，“你们这两个烂货，一定不懂得怎么欣赏女人，今天你们是三生有幸，我来给你们做个导游吧。”

两个乞丐马上点头如啄米，随声附和着：“对，三生有幸，绝对三生有幸！”

姐姐接着说：“现在，我对你们有三个要求，第一，从现在开始，我不让你们动她你们绝对不能动；第二，你们操她的时候只能用你们的鸡巴插，不能用手，你们的手太他妈脏；第三，戴上避孕套，你们知道什么事避孕套吧？”

两个乞丐继续点头，“哥，你说咋办就咋办，都听你的。”“对，我们哥俩都听你的，完事你让我俩死都行。”

“咱们开始吧。”

“你们刚才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那你们觉得我把这个绝世美女的两个腿劈开这么大，高高的翘起来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啊？”

大黑牙说：“操，大哥，好看啊，你知道我们那骂女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娘们骚的紧，操逼的时候俩腿翘的老高。”

脓包脸也随声附和：“是，哥，腿劈这么大待会掀开裙子啥都能看见，而且架这么高肯定腚眼子都能看见。”

妻子听到这差点没昏过去，要知道，以妻子的家庭背景和学历，这么恶心的话可能活这么大都没听过。于是妻子开始剧烈的扭动身体，拼命想摆脱束缚然后像在赛场上那样疯狂的用组合拳击打面前的三个男人，因为他们说的这些话，对于妻子来说已经够判死刑了，至少终身残疾。

看见妻子的扭动，大黄牙开口了：“妹子，别扭了，你一扭，里面的黑色小裤衩哥哥都看见了。”

脓包脸用胳膊捅了一下大黄牙接着说：“哎？刚才扫了一眼，里面的黑色小裤衩好像透明的，能看见里面逼毛，你说城里人就是怪，要么不穿裤衩，穿了还鸡巴穿个透明的，啥意思呢？”

妻子听到这真的不敢动了，一来刚才用力扭动确实没什么效果，二来自己一动反而让两个乞丐眼睛占了便宜，好在他们也就看到一下，但是就这一下已经让妻子面红耳赤了。

姐姐继续了，“你们觉得，这个美女今天的衣服好看吗？”

大黄牙：“好看，绷得挺紧的，感觉她奶子能不小。”

姐姐：“哦？嗯，从外面看确实是这样，看来你俩在街上没少看姑娘啊！”

大黄牙：“哥，在街上也没事，就看呗，不过姑娘们看见我俩都绕道走，我俩也是远远的看。”

姐姐：“那街上的女人都能看见啥呢？”

脓包脸：“嘿嘿，有时候小妞们穿的衣服领子低，就看奶子沟呗。”

姐姐：“那你们想看她的奶子沟吗？”

大黄牙抢着说：“想！哥，想！像这样包的严实的美女我们在衣服外面看着圆圆的大奶子都满足了，你别说奶子沟了。”

姐姐：“那好，我把她衣服领子往下拉一点。”说着用手慢慢把妻子的领子拉到胸口。

我在旁边房间已经看的眼睛喷火了，妻子有时候是喜欢时尚的衣服，可是都比较保守，绝对不会穿露乳沟的衣服。所以妻子现在一定是羞愤交加。

两个乞丐随着妻子慢慢的露出深深的乳沟呼吸都停止了。

姐姐见两个乞丐竟然如此没见过世面，摇摇头，偏过脸对小月说：“把衣服掀起来。”

小月很不情愿在这两个下贱的乞丐面前脱衣，但是姐姐的每句话都是命令，于是慢慢的把衣服掀起来，露出带着黑色纹丝胸衣的乳房。

两个乞丐都回头看了一眼就又把脸转向妻子。

姐姐问：“如果给你们两个选择，这个叫小月的女孩无疑也是美女，现在如果让你们操她一个月亦或者像刚才说的操这个美女一次，你们选择哪一个？”

小月听到这，急的眼睛都红了，正要开口，大黄牙却抢着说话了：“这个美女，我要这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脓包脸也说：“对，要这个，这个女人操一次我死都行。”

小月还没等高兴气就打心里上来了，心想：“操你妈逼的，我是烂杏，你们忘了刚才在外面看见我，连鸡巴魂都没了？”

姐姐：“哦？那既然这样，就继续欣赏这位美女的腿吧，你们看她的腿是不是很长？”

大黄牙：“是，可不咋的，外面那些穿超短裙的女人我也看过不少，可就没有一个比她腿好看的，这家伙，腿直的跟拿刀削出来似的。”

脓包脸：“你看那小腿，多长，一点肌肉看不出来，大腿那家伙，丰满，肯定有摸头。”

妻子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动，也不再有任何的反应，只是闭上眼睛让自己的视线能避开这些令人恶心的垃圾，只恨自己的耳朵跟鼻子不能闭上。

姐姐：“你们看见她的脚了吗？”

脓包脸：“看见了，真美，你看这脚心的形状，古代不是说三寸金莲吗？她的脚又小又漂亮，真想舔舔，美女的脚肯定是香的，可惜……”

姐姐：“可惜我不让是吗？”

脓包脸没敢接茬。

姐姐：“好了，外面就先看到这，我开始脱她衣服了。”

两个人异口同声：“好，真好，快，快！”

妻子听到这，再次扭动起身体，她管不了那么多了，即使因为扭动不小心走光也不能让姐姐那个变态把自己的衣服当着两个恶心的乞丐脱掉。

姐姐忽然对妻子说：“其实我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你身上绑着绳子，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控制你的话，你的反抗是绝对无效的，但是我现在请你配合，真的是不愿意这两个烂货的脏手接触你洁白的身体，这样你会觉得更难受，还有我劝你好好珍惜你宝贵的体力，今天晚上时间还长，后面还有很多力气活。”

妻子听了慢慢的停了下来，是啊，这种反抗肯定是没效果的，倒是让那两个乞丐的脏手有机会在自己身上肆虐，而且自己也真的要保存体力，毕竟房间不大，一会真的动起手不能纠缠，必须积蓄体力争取一击制敌。

姐姐开始继续，把妻子的上衣慢慢的从下面向上推起，妻子的小腹慢慢的出现在两个乞丐眼前。

大黄牙：“哎，我操你妈啊，你看这小肚子，多平乎，一点赘肉没有，这腰细的！”

脓包脸：“你别看她腰细，肚子上肉挺结实，这样的娘们骑到你身上能把你扭死，几下你就出来，你看那肚脐眼都那么漂亮，干干净净的，不像咱俩肚脐眼都让泥塞满了。”

当姐姐继续把衣服快要推到胸口时，两个乞丐都沉默了，眼睛直勾勾的等着看他们期待已久的洁白乳房，口水也不知不觉流下来。

毕竟妻子的乳房很大，所以衣服推到这里还是有点紧，而且衣服下面也被妻子压在身下，姐姐开始用力拉了一下。

积累在妻子胸部的弹性势能发挥了作用，妻子的两颗戴着黑色胸衣的乳房基本上是弹出来露在两个乞丐的眼前。

姐姐看两个人不再说话便自己开口了：“她的奶子美吗？”

大黄牙：“美……美……刚才弹出来现在还呼扇呼扇的动呢，这家伙圆的跟半拉球似的，真挺！”

脓包脸：“城里的奶罩真奇怪，就能盖住一半，不像咱那，能把整个奶子包住。你看那奶子沟，这回看的可清楚。”

姐姐找了把剪刀，慢慢的开始剪妻子的内衣。

当最后一下终于把内衣剪开的时候，绷在内衣里妻子的乳房终于获得释放，两颗大肉球呼扇着露在两个乞丐的面前。

我已经不忍心再看下去了，从这个时刻妻子已经正式被乞丐们视奸了。

同时妻子的小脚也向前绷直了，我能感觉到，妻子也在忍受，忍受这种过去她不曾想象过的耻辱。

本来想按照情节分章节，看来是做不到，因为我这边时间卡的太紧，所以只能写到哪算哪。

????

??【完】 ????

??

?????? 41748字节